

梅新林 著

仙话

神人之间的魔幻世界

上海三联书店

为了真正认识中华文化这一独特的系统，除了宏观的理论研究之外，目前尤需脚踏实地的实证研



究。只有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深入考察与思考，中华文化的研究才会有新的突破。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49.8
5-47
1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梅新林 著

仙话

神人之间的魔幻世界

上海三联书店

59047

(沪)新登字 117 号

责任编辑 杨晓敏

封面设计 陆震伟

仙 话

——神人之间的魔幻世界

梅新林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2年 6 月第 1 版

1992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3 1/32

印张：7.375 插页：3 字数：170000

印数：1—3500

ISBN 7-5426-0526-7/G·85

定价：7.00 元

编者序言

上海三联书店策划编辑的中华本土文化丛书，在1990年推出第一辑，颇受学术界注意。这套丛书，作为本店的重点出书项目，将每年推出一辑，力求反映这一领域研究前沿的学术成果。

在中华本土上滋生的中华文化，延续古今，传播中外，其时空的博大精深，居世界前列，是我们民族的根基。上海三联书店初创之时，恰逢国门顿开，西方思潮汹涌而入，引发学人对民族文化的又一次反思，并反弹起一股对中华文化的研究热潮。正是在这历史背景下，我们审时度势，生发出组织出版本丛书的使命感。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伸张我们对中华文化研究的基本观念。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而任何民族向现代化奋进，都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根基。我们不赞成把中国百年来的积弱完全归因于文化因素的文化宿命论观点，我们也不赞成重新把儒家捧上至高无上的宝座这样的复古倾向。我们以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都是不科学的，都不能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们只能面对我们文化的传统和现实，寻求现代化的道路。在考察对中华文化的研究状况时，我们还感到，以往学

FH158/OE

术界对传统的上层精英文化给予较多的瞩目，相对来说，对于下层的民间文化，缺乏高水准的研究。所以，作为中华本土文化丛书的组织者，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许多纯理性探讨的文化学术著作，而提倡脚踏实地、深入探求的研究作风，以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田野考察和标本剖析，揭示中华大地上的诸文化相，并着力透过中国历史的和现存的种种文化表象，探索其深层的内涵和意义，对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解说，进而以开放式的现代学术意识，构建当代中国的新型文化体系。我们还希望这套丛书的写作，能够朴实自然，而不去追赶时髦。要求资料充实，准确可信，语言规范，简洁通达，深入浅出，生动明畅，使严谨深刻的学术研究成果，能为更多的读者所受益。

中华本土广袤磅礴，文化含蕴深沉丰厚，对它的研究永久不能穷尽，故而中华本土文化丛书的出版，将是上海三联书店的长期事业。我们热忱希望得到学术界朋友们的支持，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研究成果加入本丛书的行列。

导 言

仙话是以描写仙人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学作品，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一种特殊产物。

仙话晚出于神话，最初由神话发展演变而来。但仙话之所以能在中国神话的母体中诞生，中国神话之所以走向仙话化，归根到底是由上古时代中国生命意识觉醒的独特道路和导向所决定的。早在被西方学者称之为“轴心时代”（即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第一个世界文化繁荣期，当人类相继告别动物与神之后走向自我觉醒、自我独立但又逐渐意识到而且无力摆脱“死亡恐惧——生命毁灭感”与“尘世束缚——生命不自由感”之两大局限时，我们的祖先就对其他民族所倚重的来世的、彼岸的、灵魂的“宗教式”的解脱方法普遍不感兴趣，而宁可选择了一条注重今生的、此岸的、肉体的“世俗式”的超越之路。以长生不死、快乐自由为宗旨的神仙思想在此期间的迅速兴起，即是这种文化选择的直接结果和典型表现。日本著名的中国道教研究专家窪德忠先生在《道教史》中指出：“在地球上使自己生命无限延长，这就是神仙说的立场。似乎可以认为现实的人们所具有的使天生的肉体生命无限

延长并永远享受快乐的欲望，便产生了神仙说这样的特异思想。这种思想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1]应该说，这是中国仙话赖以发生发展的最根本、最深层的内在驱力之所在。也正是在这一内驱力的推动下，以成仙欲望为核心的神仙思想便得以进一步走向实践化，并直接促成了神仙方士集团的崛起。因为从一般的成仙欲望到真正付诸实践，迫切需要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专业技术知识的专门阶层或集团起来担当，而由原始巫医发展演变而来，集神仙思想的传播者、求仙活动的主持者、仙话故事的编织者于一身的神仙方士集团，无疑正好为此提供了主体力量与条件。神仙思想由神仙方士集团的走向实践化以及大规模求仙活动的兴起，既反过来有力推动了神仙思想的更为广泛的传播，同时又为仙话创作提供了生活原料和客观依据，而且也强烈刺激了人们搜集、整理与改造原始神话而加以仙话化，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舆论”配合的兴趣和热情，从而促进了仙话创作的兴盛和发展。总之，从原始生命意识的觉醒到神仙思想的产生，由原始巫医阶层发展演变而来的神仙方士集团的崛起，以及中国神话的仙话化，即在内在驱力、主体力量与文学渊源三个方面为中国仙话之诞生铺平了道路。

据现可考见的材料表明，中国仙话的正式诞生是在战国前期，最早问世的西王母仙话、黄帝仙话、蓬莱大人仙话，系由中国上古神话的两大系统即发源于西北高原地区的昆仑神话与发源于东方滨海一带的蓬莱神话演化而成。如果说西王母仙话、蓬莱大人仙话分别为昆仑、蓬莱神话之仙话化的正宗代表，那么，原为西北昆仑神界之主后又东迁并被东方民族接纳、认可为祖先神的黄帝的仙话之产生，则无疑是昆仑、蓬莱两大神话

[1] 转引自刘守华《道教与神仙》，载《文史知识》1987年第5期，第50页。

直接融合然后一同走向仙话化的产物。其实，中国仙话的诞生本身就是以上两大神话系统在当时日益盛行的神仙思想的催化与推动下不断碰撞、融合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由昆仑神话的不死国、不死民、不死山、不死树、不死药等“不死”观念和上下于天、龙马飞升、羽民国等“飞升”幻想与不断受海市蜃楼幻景刺激而产生的蓬莱海上大人传说两相融合而成的，只不过是黄帝仙话表现得最为明显，而西王母、蓬莱大人仙话较为隐晦一些罢了。古代“南北冲突、东西交流”的地理政治形势，信奉灵魂不死而盛行火葬风俗的西方羌族的东迁于齐，以及其他各种途径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等等，都为以上两大神话系统的碰撞融合然后一同走向仙话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昆仑神话逐步“东渐”与蓬莱神话融合并一同走向仙话化后，首先即转向“南下”，向东南沿海一带的吴越地区（包括战国后期一再东迁的楚国）广泛传播。然后又由东返西，向内陆中原广大地区扩散，并在其传播与扩散过程中与各地远古神话、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广泛融合，从而推动了仙话创作的全面繁荣。宏观地看，中国仙话在战国间初步形成之后的创作道路基本上是呈抛物线型逐步向前推进的。其中大体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即秦汉的成熟期、魏晋南北朝的繁荣期、隋唐的裂变期、宋元的续盛期、明清的衰落期。与此相应的，每个时期中，即秦汉成熟期中的东汉、魏晋南北朝繁荣期中的南朝、隋唐裂变期中的晚唐五代、宋元续盛期中的元代、明清衰落期中的明清之交等，又都出现了各自的高潮点。其中晚唐五代是这些高潮点的顶峰，是中国仙话整个抛物线型发展曲线上的最高点。

通观中国仙话创作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首先，随着仙界从早期的昆仑、蓬莱两大仙境向天上仙宫、海中仙岛、凡间仙窟三维时空结构的演进，神仙形象群体即逐渐由分到

合、由散到整而最终形成相对统一稳定的谱系结构。这一谱系结构的组合方式以及其中的神仙形象，无不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世俗欲望和理想，是中国现实社会的折光和反映。其次，由以上神仙为主角的仙话故事体系也逐步从零星的、个别的、松散的故事片断演化为神话变形型、历史附会型、传说衍生型三大系列，尔后又经过不断的发展与整合，向群体性、综合性、体系性仙话推进，并在故事结构与叙述模式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再次，“成仙”与“还俗”的矛盾冲突始终贯穿在整个仙话创作过程之中，并由此演化为修道、婚恋、济世三大基本主题，实质上即是中国仙话从原生经变形再到复合的三种形态。前期重在“成仙”，故作品多以修道为主题；中期开始偏向“还俗”，故人仙婚恋主题渐居优势；而作为“成仙”与“还俗”融合调和之产物、重在表现除恶行善的济世主题则特盛于后期，尤其是明清衰落期间。当然，其中更多的是互相包融、互相并存，或者处于过渡状态，这里只不过就其重心而论罢了。最后，中国仙话初步形成之后的五个时期中的五个高潮点都毫不例外地落在社会动乱、黑暗、衰落的历史时期，而不是相反，这表明仙话从本质上说是美好的理想世界对丑恶的现实世界的一种补偿与超越，仙话之所以久盛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也正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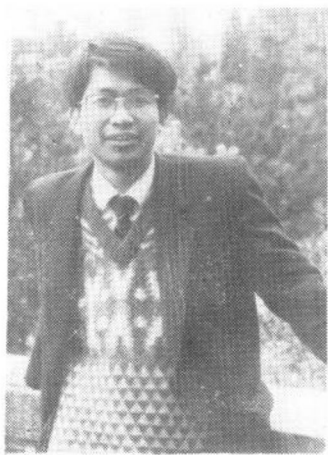
作为源远流长并具有广泛深远的辐射力与影响力而又为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和文化现象，仙话的价值显然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表现在：(1) 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中国仙话业已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那冰清玉洁的仙境，多姿多彩的神仙，神奇有趣的幻想，美丽动人的故事……都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仙话确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具有独特的风采与魅力！(2) 由于作为后代文化主要源头的远古神话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经过不断的历史化的改造而严重

散亡，除了一部分被彻底“纯化”为古史传说而直接纳入古史系统外，其余或被作为原始材料散入其他一些典籍，或仅残存在后人的集体“记忆”中，因而使得中国神话既乏玄想又比较零碎。而承接神话而来的仙话则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因为无论是仙话对神话有意识的搜集、整理与改造，还是沉睡在汉民族集体“记忆”中的原始神话在仙话中的自然复活与回响，以及在中国神话之仙话化过程中的源于海洋文化、充满神奇幻想的蓬莱神话对源于西北高原文化的昆仑神话的渗透与补充，等等，都足以表明仙话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使中国神话得以保存、复活与光大。(3)仙话在历史上对中国宗教、艺术、科学、政治、哲学、史学、民俗等各个文化领域都曾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宗教方面，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即是原始仙话不断宗教化的产物，在从“方仙道”到“黄老道”再到道教的正式诞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神仙崇拜是一以贯之的，故道教又可称为神仙道教。在艺术方面，无论是诗赋、散文、小说、戏剧，还是绘画、音乐、舞蹈、书法、雕塑、建筑、工艺，无论是艺术形式、艺术母题、艺术形象，还是艺术想象、艺术旨趣，仙话都曾留下了它的明显痕迹。在科学方面，仙话对于化学、冶金学、医药学、以及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等的发生发展都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又以对化学的贡献最著。据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的研究，化学就起源于古代中国人的“求仙炼丹”活动之中。在政治方面，仙话既曾为封建帝王增添过神圣光环，成为他们玩弄权术的御用工具，同时也常为农民起义所利用，以增强其正义性、神秘性和号召力。此外，仙话对《庄子》、《列子》、《淮南子》、《春秋繁露》等哲学著作，《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学著作，以及全国各地或同或异的种种民间风俗的渗透与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即以后者为例，民间盛行的行业神崇拜，

如铁匠崇老君，染匠崇梅葛仙翁，刺绣崇妃绿仙女，墨匠崇吕祖，乞丐、剃头匠崇罗祖大仙，文具商崇文昌帝君等等，皆与仙话有关。其辐射力与影响力之强之广之久，确是相当惊人的。(4)仙话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必然积淀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识，表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态。因此，深入具体地探讨仙话的内在文化意蕴，对于解剖中国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是很有意义的，仙话确实为此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与范本。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将会发现，仙话之于生命形体扩张的关注，对于感官刺激与享乐的沉迷，对于作为美女偶像的仙女的热切企恋与追求，对于神仙祛病消灾、除暴安良的狂热祈望与崇拜，等等，的确都为我们展现了与中国正宗诗文迥然不同的另一面，使我们进而从中窥探到中国文化的雅俗分化及其文化精神、人格力量的内在矛盾和二重分裂。与越来越“雅”、越来越“纯”的正统文化相比，这里显然更庞杂，更具原始、野性、荒诞之色彩，但也更充满活力，更丰富多采，更率真可爱，更少虚伪和做作，因而也就能更直接、更真切、更清晰地映照出中国文化深层意识中的真实世界。总之，无论是仙话的历时之长、作品之富，还是影响之巨、面貌之异，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与关注。有人甚至声称：要了解中国文化就不可不知仙话。诚如斯言！

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重“雅”轻“俗”的传统偏见以及僵化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仙话这一中国特有的文学样式与文化现象一直受到冷遇和鄙弃，处于“冻眠”状态之中，人们或对其不屑一顾，或视为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思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表现而简单斥之为封建糟粕。近几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活跃和文化视野的拓展，仙话研究终于出现了解冻迹象，其

固有价值也逐渐为人们所发现和认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的《民间文艺季刊》率先推出“仙话研究”专栏，尤为引人注目。但总的来看，学术界中仙话研究的冷淡气氛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迄今尚无一部系统的研究专著问世，这与仙话的固有价值、地位与影响是很不相称的。正是有感于此，笔者选择了这一课题，试图将仙话作为一种独立而特殊的文化现象，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上对其文化渊源、发生过程、演进规律、内在特征、外部影响以及文化意蕴等等进行具体、全面、系统的研究；同时，又反过来以仙话为窗口，对中国文化作一番独特而有趣的透视，以期获得对中国文化精神及其内在矛盾冲突与深层意识的新的体悟与认识，并藉此引起人们对于包括仙话在内的长期受冷遇和鄙弃的中国整体文化的另一半——所谓“旁门左道”的俗文化的应有重视和关注，以校正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思路的偏狭与局限，为建立崭新的、健全的、系统的中国文化整体观与发展观而努力。由于笔者阅历、学识有限，加之在客观上又存在着仙话历时长、作品多、内容杂、涉及面广、研究成果少等诸多实际困难，因而要真正实现以上目标诚非易事，本书仅仅是一次初浅的尝试，疏漏不当之处，还望行家同好多加指正。



作者简介

梅新林，浙江省温岭县人。1958年生。1988年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文献学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曾先后承担省重点项目《清代学术文化史年表》、《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工作，为主要编写者之一。发表过中国古典文学、美学研究论文多篇。目前正致力于中国俗文化与文化哲学的研究。

目 录

导 言

一 生命意识的觉醒

- (一) 生命悲剧的自我意识 2
- (二) “永恒”与“自由”的渴求 10
- (三) 神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17

二 神仙方士的崛起

- (一) 原始巫术之衍变 30
- (二) 神仙方士集团的崛起 35
- (三) 从求仙活动到仙话创作 40

三 神话的仙话化

- (一) 仙话与神话的渊源关系 51
- (二) 仙话对神话的利用与改造 56
- (三) 仙话的形成与传播 68

四 发展历程与规律

- (一) 独立与成熟 77

- (二) 进一步的繁荣84
- (三) 高潮中的裂变91
- (四) 持续发展98
- (五) 走向衰落102

五 仙界体系之构成

- (一) 在独特的时空坐标系上110
- (二) 神仙谱系的形成与结构116
- (三) 阴阳主宰：玉帝与王母123
- (四) 神仙、鬼怪与人128

六 故事系列：演化与整合

- (一) 神话变形型故事系列136
- (二) 历史附会型故事系列139
- (三) 传说衍生型故事系列145
- (四) 演化原则与整合方法151

七 基本主题及其内在冲突

- (一) 修道主题164
- (二) 婚恋主题169
- (三) 济世主题176
- (四) 冲突与变奏181

八 文化效应与意义

- (一) 多重文化效应189
- (二) 深层文化意蕴202
- (三) 中国文化精神的再认识213
- 后 记220

一 生命意识的觉醒

就文化创造的深层动力而言，仙话乃是生命意识觉醒的产物。上古时代，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人”的本性的自我意识、“人”的悲剧的自我意识三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如果说“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是人类在经过漫长进化之后终于向曾是同类的动物揖别，迎来了文明世界的第一线曙光，“人”的本性的自我意识进而使人类从天国降落到人间，将神性还原为人性，从而开创了真正的“人”的历史，那么，“人”的悲剧的自我意识则又驱使人类由于自身生命短促和尘世束缚等无法摆脱的悲剧性命运而导向对生命永恒与自由的不懈追求，更为人类文化的创造与发展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与动力。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约和影响，中国一直没有真正走上将希望寄托于彼岸的“宗教式”的超度之途，中国人更愿意将目光投诸脚下的现实世界。其中，以追求不出尘世而又能获得长生不死、快乐自由为宗旨和主题的神仙思想的产生以及在此驱动下的求仙活动与仙话创作的勃兴，即是中国式世俗精神的典型表现。

(一) 生命悲剧的自我意识

在人类自我意识的历史进程上，从对“人”的存在到“人”的本性再到“人”的悲剧的发现与认识，应该说是相当漫长的。很难设想，当处于渔猎时代的原始人类还浑浑噩噩得像动物一般，而动物又是他们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最主要的生活资料时，我们的原始祖先能够摆脱“动物崇拜”的束缚，而将自己从动物群中分离出来，或者进而置于动物之上给予自身更多的注意或赞美。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原始宗教的动物图腾、原始艺术的多以动物为主题以及原始神话的人兽同体等带有普遍性的远古文化现象，人们就不难体会到动物在原始人类日常生活与心灵世界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诚然，这在自以为最为高贵的文明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原始人来说，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以及自身的进化水平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高居于动物之上，而恰恰相反，倒是心甘情愿跪倒在动物脚下。在此，“人”的地位与作用在原始人自己心目中确是很渺小的，或者说长期处在未发现的蒙昧状态之中。但是，大约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狩猎业、采集业等生产规模的扩大与技术工具的进步，以及人类自身生存能力与智力的提高，一个从“动物崇拜”的魔影中挣脱出来，进入“人”的自我发现与觉醒的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原始人类才逐渐萌发了冲破“动物崇拜”、转向表现人类自己的渴望与冲动，并在雕刻、岩画等原始艺术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据现有的考古成果表明，这一标志人类自我意识巨大进步的文化现象发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并在新石器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以约两